那片土地，那座山城

高二(2)班 江洋

泥坑与雨水，阡陌与野花，住家妹妹内敛又止不住开心的微笑，农家阿姨手捧过来的毛巾与衣物，家中老人走走停停忙碌的身影。

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这个温馨的农家，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。印象中，那座山城在朦朦胧胧的雾气中安稳地熟睡，即使我们匆匆来去，也不能造成半点喧嚣，打扰他和他的人民的安宁。

1.乃瞻衡宇

住家妹妹是一个初见就沉默，走时话语也未增添几分的孩子。但是山里的孩子也许特有一种灵动之气，与城市的早熟与跋扈不同，是一种让人安心的睿智。我，一个高二十六岁的孩子，竟觉得能从一个比我小的，正在上初一的孩子找到安全感，也是谜样的滋味。

后来的相处证实我的初印象并没有半点差错。同学聚会时，我们六七个号称“城市高校来的大哥哥大姐姐”搭了一个外观华丽科学的交错式木板架子，想要用精确高级的物理化学知识来生烤红薯的火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火苗亮了又熄熄了又亮，我们搭的火架子也没半点动静，反倒因为我们的汗水蒸腾升高了周围的温度。雨后的夜晚，是可以成为我们生火失败，然后我们打道回府的极好的理由的。情急之下的我喊出住家妹妹的名字让她帮忙生火求助， 三下五出二，我们这些哥哥姐姐擦汗的时间，火光在一片杂草中冉冉升起，一群她带领的小孩围着火堆高兴地手舞足蹈。望向火焰旁她的照的不分明的脸，我先是没来由的为她骄傲，后一阵莫名的情感包围了我，说是莫名，不过就是惭愧、懊恼、崇拜与自我安慰的矛盾混合体。之后的农家烹饪作业，与我们四个手忙脚乱的动作与大呼小叫相比，她淡定自若的接过锅与铲子完成一系列“高难度”动作：加调料，翻炒，加水，调火候，盖锅盖……以至于后来我向她关于做菜的细节进行提问之时，她产生了从耐心解答到通通回答无所谓的深刻变化。的确，我们的厨艺让我们完成一份普通的晚餐需要三四个，这样的差异下，她的口头回答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。短短三天，她的名字超越一切事物成为我口中最高频的词，需要这个东西，抬头喊出她的名字；找不见那个物件，低头唤来她的身影。究竟是我社会体验，还是她提前体验劳苦生活？唯一让我有些许慰藉的是，从开始和内敛慢热的她进行“查户口式”对话，从一言不发领着我们在集市挑好买到一切我们想要的蔬果鱼肉，到回家路上介绍星星点点野花和后山野果的美味，到走时拥抱她看见她想收敛但又止不住的笑容。

给她的分别信写下这样的话：“我是一个笨拙的姐姐，但笨拙的我也希望能给你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”走出城市，身边没有围绕着天天打趣玩闹的伙伴，认识一个比我小的她，却仿佛认识一个肩膀，认识一个依靠。

那么，怎么来描述那位我差点脱口叫她“妈妈”的住家阿姨呢？住同寝的小伙伴在最后一天的宿舍谈心中说道：“我想，如果我们在深圳相见的话，她的身份应该是我们家的保姆吧。可是，怎么会有对我这么好，这么好的保姆呢？”

和阿姨聊天，本是安慰性质的赞美她家的条件：收入全村中等，门前是田，门后是山，一年四季吃自己种的应季有机无公害蔬果，可是她的表情，却是真的满足——栽种一个不大不小的田园，早睡早起，守着家中三个孩子与两个慈祥老人，等候丈夫一年几次的归来，闲时与朋友谈天说地嗑瓜子，这是她真的幸福。似是忘了她身上亘古不变的上衣与下裤，碎花手套和帽子，想起语文课堂上老师教授的诗：“妈妈、你见过玛丽莲梦露吗？她一生很少穿裤子。”比我妈还年少几岁的女人，我竟看不出这永不会被光阴夺去的年岁之差，她也只是调侃幽默地笑我的“应该是眼力差的”。她到过深圳打工，见过灯火通明的夜，见过物质堆砌出的繁华，仍珍惜眼前的浮世清欢。这样清澈透明的心灵，是钟灵毓秀，还是天性使然。收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能有她半点的纯真吧。

为我们的愚笨向阿姨致歉，阿姨却说让我们吃了苦，我们这群爱学习的孩子才让她着实骄傲。为我们的到来，宰杀节日才烹煮的鸭，一大早起来看见她拿着我们的衣物差点为我们洗了，夜里为着贪玩晚归的我们留盏灯，揉着惺忪的睡眼去给我们烧洗澡的热水，向我们嘘寒问暖，将一起好的都带给我们，胜过对自己亲孩子的关心。她不知道也许这只是四个来寄宿三天的青年，日后相见可能性渺茫约等于0的“路人”么，她难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所付出的一切真情其实是无用之物么？她知道，可她仍愿意去奉献，去分给我们她一个农村妇女不足够的好与爱意。是人性的光芒，还是道德的最高层。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那么多的好与赞美放在她瘦削的身上，仍不足够。也只有她，一个生于大山，终将在大山度去百分之八九十生命的平凡农妇，能做到我们这些自持城市人，自诩素质高的文化人所永不能企及的高度吧。

2.问以前路

不知不觉，走过好多革命前辈走过的路，看着那些在风雨中陈旧侵蚀的房屋，红色的歌声，虽然渺茫，但仍在不知疲倦的唱着，在翻腾的云海中起伏，在细密的雨丝中缠绕，唱给我们这些后来的寻路人，也是唱给那些走过的，与土地一起沉沉睡去的人听。

在基地里的讲座，是我这趟旅行内心最接近红色的时刻。

两位古稀老人，面对台下吵吵嚷嚷五百多人，面对一大半都在低着的人头，仍侃侃而谈，叙说他们早已倒背如流的童年经历与父母故事，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来自哪里，但声调中那份对红军精神的景仰，对革命事业的激情没有半点褪色。为了传承这份早已被视作古董的精神遗产，他们从北京而来，只要来一批学生，他们便神采奕奕地讲说，说罢，人潮中，主持人搀着两位老人，向着和攒动人头不一样的方向走去，走进湿冷的户外，不过几日，他们又会来到这，向着一群陌生的孩子，重新讲述激情昂扬的故事。

感动我的，是什么呢？是延安保育院创造出来的一个个奇迹？是这些红军父母在革命事业前做出的无私奉献？是反法西斯背景下为了无数家庭团聚，牺牲一对夫妻，一对父子永不相见的故事？这些都是。是那个年代的人才能创造的传奇，是纯粹信仰下诞生的奇迹。可是更让我哽咽的，是台上两位老人坚守的执着。“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讲给更多孩子听，让更多人传承下去这种红色的精神。这种精神实在太可贵的，丢失它是我们莫大的损失，对不起老一辈的革命人。”一如台湾赛德克·巴莱族如今只剩一百多人，修缮的博物馆名牌都掉落，老一辈的人也要坚守过去的荣耀与历史，把故事耐心认真的讲给所有到访的人听。可他们的坚守与执着，真的能换来他们想要的传承吗？最怕最后的最后，他们的坚守与执着也成了古物，当代再无这些可歌可泣的执念。

不知道我们是谁，他们却能有着我们高中生都没有的热情，鼓励我们在学业之路上无畏地探索，点燃他们的，是一段沉淀淀却早应被尘封的过去。

历史的车轮，无情地碾过一切它身后的事物。可人的淡漠，能让万物荒芜。

3.归去来兮

“人生是跋涉，也是旅行；是等待，也是重逢；是探险，也是寻宝；是眼泪，也是歌声。”汪国真如是说。

旅行，是修行，是为了走出家门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同样的穹庐下，天南地北的人过着天差地别的生活，而我只是窥见一角，却一时消化不了这其中的深意。

以后只能在梦中走那些泥泞，看着被雾气迷蒙的前方，还像当初那样懵懂好奇地走着，只是不知道再往前走，还能不能找到那条走回心灵的路。

六点多抵达深圳，看着火车站走道璀璨夺目的广告，恍如隔世。

些许欣慰，心里那个湿漉漉的小城和土地， 保有千里之外的宁静与安详。

然后土地上，山城里的人们，每天都早早地睡去了，在温暖的被窝里，做着单调却又甜美的梦。